

合肥師範學院教材

現代漢語修辭

張煦侯編

1960

合肥師範學院教材

現代漢語修辭

張煦侯編

1960

目次

第一章 总說	1
第一节 修辞和修辞学	1
修辞(1)修辞学(5)	
第二节 修辞和有关学科	10
词汇学(11)语法学(12)语音学(13)逻辑学(14)	
第三节 修辞体系	15
第二章 論选詞	21
第一节 选詞的基本要求	21
第二节 詞的意义、色彩、声音	31
詞的意义(33)詞的色彩(39)詞的声音(45)	
第三章 論造句	58
第一节 句式的选择	58
順說和倒說(54)主动和被动(55)肯定和否定(57)相近的意思和不同的語气(58)	
第二节 句子的組織	60
句子的长短(60)句子的整散(68)	
第四章 論辞格	75
第一节 辞格的基本概念	75
談积极修辞(75)談艺术語言(78)談标签(80)	
第二节 用材料显现事理的辞格	81
形容(81)比喻(85)借代(91)映衬(93)拈連(95)	
第三节 用辞令代替直說的辞格	97
夸張(97)倒反(100)婉曲(102)設問(104)	

第四节 用形象表现心理活动的辞格.....	108
拟人(108)示现(109)呼告(112)	
第五章 論篇章組織.....	118
第一节 篇章組織的基本要求.....	118
第二节 关于分段.....	127
段的任务(128)段的作用(129)段的安排和联系(130)	
第三节 关于成篇.....	188
开头和結尾(134)交代和照应(141)多說和少說(148)	

現代漢語修辭

第一章 總說

第一節 修辭和修辭學

在講述現代漢語修辭部分的開始，首先應該把“修辭”和“修辭學”這兩個概念解說明白。

先講修辭。

“修辭”是一個動賓式的合成詞。就漢語史說，春秋時代就有這個詞了。五四以後，曾經有人作過這樣的解釋：“修就是調整，辭就是語言，修辭就是調整語言，使它恰好傳達出我們的意思”①我們以為這樣的解釋是恰當的。因為修辭既然是現代漢語的一部分，當然是有關說話的事，可是它既然叫作修辭，就不等於尋常的說話。如果連用詞不夠準確、表達不夠清楚的話也當作修辭看待，這樣尺度就未免太寬。相反，如果單純地為了說話漂亮，過分地講求修飾，以至變成“巧言如簧”，只求悅耳，不顧實際，這樣和我國傳統的見解，所謂“修辭立其誠”的原則也不相合，更不是我們所謂修辭。所以我們贊同“調整”的這個說法。因為調整的意思就是對說話下一點功夫，就是在說話前有考慮，有推敲，有安排，總之是要求把話說得好。它既不是原始的、粗糙的，但也不是修飾過度的，所以說，這樣的解釋是恰當的②。

那麼，做修辭工作的人們，究竟對祖國語言要下什麼樣的功夫呢？

① 夏丏尊、葉聖陶合著《文心》，開明版，第226頁。

② 金兆梓說：“徒言整理其言說，以確定其所欲達之意也”，也和“調整”的意思相近，見所著《實用國文修辭學》。

并且下了功夫又是为了什么呢？

我們以为“要求”和“目的”一定要結合起来讲，这样，只要两句話：

第一，要求把話說得正确、清楚，目的在使对方能够明白；

第二，要求把話說得生动有力，目的在使对方能够信服、感动。

所謂正确清楚的表达，是說的除了必須遵守語法規則外，还要把詞用得恰如其分，把詞和詞配合得恰到好处。姑举鲁迅的“故乡”为例，象：

(一)我的脑里忽然閃出一幅神异的图画来。

(二)手捏一柄鋼叉。

(三)臉上虽然刻着許多皺紋，却全然不动，仿佛石象一般。

(四)我的母亲很高兴，但也藏着許多凄凉的神情。

(五)順便将母亲的一副手套塞在裤腰里，出去了。

这五个句子中的动詞都用得恰如其分，它們和下面的宾語（第五句沒有宾語除外）配合得也都恰到好处，总之都是非常确切的。咱們如果做到，就能使人一听就明白，一看就明白，既不至誤解原意，又不至过分吃力。这样，表达者的目的，包括陈述、疑問、祈使、感叹等等，都可以初步达到。这些都不是单靠懂得語法規則就能充分做到的，这已經是修辞上的事。

所謂生动有力的表达，就是当一样的話可以用几样說法的时候，我們一定得选择更好的、更有生气的一种說法：

就公社說，我們不說“免費供給伙食”，而說“吃飯不要錢”；不說坚决拥护，而說“雷打不散”。

就工厂說，我們不說“抓紧時間多炼鋼鉄”，而說“時間就是鋼鉄”；不說潜力无穷尽，而說“潜力是一口井，越挖越深，越来越多”。

就国际形势說，我們不說“帝国主义表面装得頗有威风，其实并不可怕”，而說“帝国主义就是紙老虎”；不說印度擴張主义分子利用西藏叛乱事件而进行的罪恶活动万难得逞，而說“搅混水摸魚的企图永远是一个美丽的肥皂泡”。

不言而喻，这些不同的說法，后者都比前者在修辞的作用上有了很大的提高，因为它能把表达者的用意体现得更适切、更鮮明、更生動。生動有力的表达，是能够使人們信服和感動的。

根据以上的推論，自然地就会使我們同意《中学汉语課本》的說法，“修辞就是讲提高語言表达效果的方法的”^①。因为如果仅仅用“調整語言”解釋修辞，还不过是就修辞現象作个說明，必須提出“表达”这个詞，才能明白所以对語言下了这么样的功夫，其目的完全是为表达服务的，完全是为了提高表达效果而作出了努力的。

并且，修辞本身也絕不是什么高不可攀的事。它的意义既然就是調整語言，咱們都知道，語言是社会現象，那么修辞也是社会現象。在广大的社会里，能把話說得正确清楚甚至生動有力的人，真正是不知有多少。从古时起，就有許多善于修辞的巨匠，把調整語言的功夫应用在交際上，应用在談判上，应用在創作上；应用在著书立說上，留下了万口流傳的名言和警句，用高尔基的話說，这些都是“加过工的語言”^②。古今中外，所有的作家、政論家、批評家、科學家、社会活动家，都是語言的巨匠，都是語言的加工者。把人民語言加了工而使它成为文学語言、艺术的語言，这样的过程也就是修辞的过程，这是无可置疑的。可是在祖国飞跃形势下的今天，我們还要注視語言中修辞現象的普遍性，劳动人民同样也参加修辞工作，而不能单把这个調整語言的工作局限在少数巨匠的成品上。

我們走到水庫的工地上，会看到“一丈不牢，万丈无用”的大字標語；走过了炼鋼炉旁，又会看到“時間就是鋼，分秒不能讓”的大字橫幅。

我們和劳动人民做朋友，当三三两两促膝談心的时候，也会听到这个說“吃飯吃飽，做活做了”，那个說“澆花澆根，交人交心”。

我們从報紙上看到西藏的民歌，也有这样的語句：“往年的眼泪

① 見《汉语課本》第一册第二册合編，第23頁。

② 見高尔基：《我怎样学习写作》，戈宝叔譯，三联版。

澆花澆根 交人交心

指

流不尽，今年的山歌唱不完，来了我們的人民解放軍，撥开烏云見青天”^①。

这些也是数之不尽的。它們的修辞价值，一样地可以同巨匠們的名言警句比个高下。因此，在祖国大跃进的今天，到处都有丰富的修辞现象存在，他們都是修辞的参加者和例句的供应者。若問修辞现象存在于哪些角落，应该毫不躊躇地作个回答：修辞现象无所不在，哪儿有人民的語言，哪儿就有修辞；把修辞看得太高，就等于他还不曾看到劳动人民在今天已經做了文化的主人。

能看到修辞在今天的政治意义，就能把修辞手段更有效地运用到革命斗争中去。斯大林說过：“語言既是交际的工具，同时也就是社会斗争和发展的工具”^②。馬克思就是最善于使用这个工具者之一，如果咱們細讀一次他的名著《共产党宣言》，就能发现这里面有許多最精当而又不止于精当的好句子。例如在本书最后一段有这样的結語：

让那些統治階級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革命中只会失去頸上的一条鎖鍊。他們所获得的却是整个世界。

我們的周恩来总理，在1959年4月18日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有类似这样表达方式的句子：

让西方資產階級的老爺們叫嚷吧，我們的工人除了失去失业和挨餓的自由以外，什么也沒有失掉。

这都可以够得上“更有效地运用到革命斗争上去”的政治标准的。毛主席在1942年关于“整頓党的作风”的报告里，就提出了“反对党八股以整頓文风”的号召，接着就在另一次报告中，要求大家学习語言。他扼要地指出：“一个人只要他对別人講話，他就是在做宣傳工作”^③，所以最后一段指示我們：“要使革命精神获得发展，^④必須抛弃党八股，采取

① 載1959年4月26日《人民日报》。

② 見《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中譯本第21頁。

③ 見《毛澤东选集》第一册，第869頁。

④ 同上书，第862頁。

生动活潑新鮮有力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文風”生动、活潑、新鮮、有力，這些就是“把話說得好”的必要條件，毛主席向一切宣傳工作者鄭重地提出來了。以後，他還經常不倦地向宣傳工作者進行了有關修辭的教導。在1954，他看到中共綏陽縣委宣傳部的一篇文章：《合作社的政治工作》，就寫下“按語”，向讀者推薦。“按語”中說：“這篇文章寫得很好……我們的許多同志，在寫文章的時候，十分愛好黨八股不生动，不形象，使人看了頭痛，也不講究文法（語法）和修辭，愛好一種半文言半白話的體裁，有時廢話連篇，有時又盡量簡古，好像他們是立志要讓讀者受苦似的”^①。根據上文所引，足以證明：修辭確實是人們在說話或寫文章時用的一番功夫，是發展革命精神、整頓文風的具體表現。好的文章，就是講究語法和修辭的文章，就是又生动又形象的文章，就是使用生动活潑新鮮有力的語言的文章，就是使用典范的現代漢語，反對半文言半白話、反對廢話連篇或者是盡量簡古的文章。因此，修辭主要的就是體現上述的具體要求，用來整頓文風，搞好這個宣傳工具的事。

綜上所述，我們對於“什麼是修辭”應該這樣解答：為了提高祖國語言的表達能力，對作為交際和鬥爭工具的語言加以調整，以期能收到一定的預期效果，這樣的語言現象叫作修辭。

再講修辭學。

上面說過，“修辭”是調整語言的事，而調整語言的目的，則是為着要“提高表達的效果”。就調整語言說，修辭不能離開語言，因此修辭學應該是語言科學的一個分科；就提高作為交際工具的語言的表達效果說，修辭又有從表達出發，在整個語言科學的領域中，找出效用最高的語言形式的任務。這樣，修辭學應該是不屬語言學的任何部門而成為一門獨立的語言學分科。現在再分兩點加以闡述：

第一，修辭學之所以應該是語言科學的一個分科，是因為修辭所涉

^① 見《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選本第275頁。書的前面有毛主席作的序言、序言中說：“我們寫的按語，用了‘本書編者’的名義”。

及的都是語言上的東西，例如上文就魯迅小說“故鄉”中的幾個動詞和動賓間的配合關係來談修辭，那就是詞匯和語法中詞法上的問題，因而掌握詞法尤其是掌握詞的社會意義就顯得非常需要。又如我們在上文引用西藏民歌，“往年的眼淚流不盡，今年的山歌唱不完……”的四句話，開頭的两个分句用的是對偶式，句法的結構相同，而句尾的“完”字又和第四句的“天”字押了同一個韻(an)，這些又是句法上的問題和語音上的問題，因而句子的語法結構以及在某些語音方面的感性因素，論需要程度儘管不是同等的，但修辭工作必須涉及則是肯定的。再總說一句：調、句、聲音，這些都是語言的組成部分；修辭工作者必須普遍地涉及到它們，所以研究修辭學也就不能不研究它們。毫無疑問，修辭學是語言科學的一個分科。

第二，修辭學之所以應該是不屬語言學的任何部門而成為一門獨立的語言學分科，是因為修辭本身還有自己的特點。這一點，蘇聯契科巴瓦教授說得很明白。他說：“語法構造和語言詞匯的諸事實，都可以在修辭學中加以研究，但是是從與上面所舉的語言學各部門不同的另一觀點出發，即是从表達者對被表達者的關係出發”^①。契科巴瓦所談的這一點，其實就是說明修辭的出發點在於表達，就表達者對被表達者的關係說，那一定是根據說話的內容與目的，根據語言環境和對方的特點，有意識地挑選最合用的語言形式，來準確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感情的。語言學的任何部門，能把這些作為出發點，從而廣泛地借助於全部語言的各個方面的知識的，除修辭學外，還沒有第二種。格沃茲節夫也說：“用評價態度對待語言現象，乃是修辭學區別於其他語言學科的特點”^②。足以說明，修辭學不是屬於語言學的任何部門，而是在總的語言學範圍內能夠獨立存在的一個分科。

進一步再談修辭學體系的所以形成。從這個觀點出發，修辭學是從普遍存在的修辭現象中，結合各個語言組成部分進行研究，求得一些

① 見契科巴瓦《語言學概論》第一編上冊、中譯本，第124頁。

② 見格沃茲節夫《俄國修辭學概論》中譯本，第13頁。

共通規律，以期在交際和鬥爭的實踐中提高語言表達效果的一種語言學的分科。

上面說過，修辭是對語言下功夫的，語言是社會現象，所以修辭也是社會現象。如何使這種社會現象成為學問，也就是說如何使千千萬萬的修辭方式成為修辭學，還可借用夏丏尊、葉聖陶合著的《文心》中的話來作說明。《文心》上說：“所謂修辭學，便是在依照意思調整語言這一種事情上面，把那千千萬萬具體的說話與文章中的千千萬萬小異抽去，將一些大同抽出來詳加研討的學問。簡略地說，就是說述依照意思調整語言的一般現象的一種學問”^①。我們知道，語言本身是敏感的，有了新的事物，就會有新的說法去反映它，描繪它。關心修辭現象的人也必須富於敏感性，既不硬搬現成的外來體系，也不照抄過去的詩話或文談，直接深入到用現代漢語寫出的文件和作品的花園里，直接深入到新時代工农群眾諺語民歌的大海里，這樣就必然地會發現了既豐富又新鮮的修辭形式，不至於專憑書本，隔着一層，就學問說，也沒法子推進一步。至於怎樣研究，陳望道先生曾經對修辭現象勤求探討了十幾年，然後才在1932年寫出第一部有系統的《修辭學發凡》^②；所以他對研究方法談得最精辟。他主張“平時對於修辭的方式要有精密的觀察和系統的研究”。他指出前者“是注意方式中的小異”，後者“却要留心方式中的大同”。“雖然研究也不是從頭就可不注意小異，但當歸納時，必當用舍象法將小異舍去，抽出它的大同來，才能將它和別的有這大同的現象構成一個相當系統”。看了這些，我們知道《文心》上的話，也就是移寫了《發凡》上說過的。這是《發凡》作者的經驗語，上文所謂“求得一些共通規律”，就是指的那些怎樣利用語言——包括聲音形式、建築材料和它的組織規律——來創造性地說出或寫出足以表達又清楚又確切的思想感情的詞、句、段，甚至不止於清楚和確切，還能作出生動有

① 《文心》第227頁。

② 見劉大白為《修辭學發凡》所作的序言。下文是《發凡》里的話，見該書1954年版第17頁。

力的表达，通过分析与综合的研究，使它变成可以掌握的表现方法、可以学习的修辞技巧。修辞学的所以建立，就是在许多学者不断地、一个接着一个地辛勤搜集和探索的劳动过程之下产生出来的。

有了修辞学，然后语言手段才是整理出来的语言手段。一鳞半爪的有关修辞工作的从谈佳话，谈起来可以津津有味，拿科学见地去衡量它，却都不是井井有条。总之是没有系统性，没有规律性，既不便学习，也不好掌握。表达者的调整语言，只能偶然地合乎修辞手段而不能充分利用修辞手段，因为他们是自发的，不是自觉的；教师为同学纠正错误，也只是限于个别的语言情况，他所根据的并不是系统的有关修辞的理论知识。这样，在语言教育的范围内，虽有语法规则的教学，可以保证学生在用词造句上不犯语法结构上的错误，但是象上述的那些有关表达上的要求，尤其是提高表达效果的要求，在仅能掌握语法规则的情况下还是难以保证的。我们只要看一些对词义和词的配合失于检点的报刊和初步习作往往还有病句存在的文稿，就要得出和下面俄语修辞学者大体相同的结论：“现在在语言方面所发生的错误，绝大部分不是语法上的错误，而是修辞上的错误”^①。为了用有效的方法减少错误，进一步给他们“开辟语言手段，帮助学生掌握这些语言手段，以便自由表达他所想的、他所感知的和他所要说的”，也就是为了“教会学生能够利用语言描写手段和表达手段，指示给学生依照说话的目的来决定语言形式的特点”，只有修辞学能从使用的观点出发，让学生在语法知识的基础上，自觉地学习这一课程，通过语言材料的实际练习，发展他们在修辞技巧的熟练程度，因而才能有途径达到党号召我们“正确地使用祖国语言”的目的和要求。

有了修辞学，然后有志于学习文艺理论和从事文艺创作的人们才能更好地掌握语言因素。文学所使用的语言是艺术的语言，而修辞学的“辞格”部分，正是毛主席所倡导的“又生动、又形象”的文章，这当然

^① 见谢尔巴茨基著的《中学高年级俄语修辞学》前言，时代出版社中译本，第8页，下同。

是艺术的語言。“艺术語言”的作用，正是通过形象，在語言中創造鮮明的境界，深刻地給被表达者留下不可能即時消逝的印象。这样，被表达者既充分理解了表达者的思想感情，同时，在被表达者的心中，也激起了自己在思想感情上的感动和共鳴。用这个观点分析优秀的文艺作品，如果是平时注意到作品中的語言因素而又曾經学习了和掌握了艺术語言的表达手段（修辞手段），那么他就能深入一层地分析作品，不至于誤会了作者的用意，相反，他理解的程度可以达到更正确、更細致，甚至从作品中发見了新的修辞手段，使这个分科的学术内容更有了新的發展，也并非絕不可能的事。如果不懂修辞，就会埋沒了作者的苦心，低減了作品的評价，更重要的是不能深刻地理解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分析不透，欣賞就一定不深。总之，高尔基說过：“文学是借語言来作雕塑型描写的艺术”^①。我們可以这样說，沒有語言，根本就沒有文学。修辞学既然是有系統地把語言形式整理出来的一門語言科学，無論是为了理解和欣賞已成功的作品，或者是为了在自己的文艺創作上增加一些助力，肯定地說，都有加以学习和掌握的必要。

为了修辞学具有自己的目的，因之也就具有不能由其它种种語言分科所能完成得了的任务，在党和毛主席改进文风、正确使用祖国語言的号召之下，語法和修辞的知識逐漸地由繁重的专著变成了普及性的讀物。1951年6月6日，《人民日报》为这个问题发表了社論，接着从6月6日到12月15日发表了《語法修辞談話》，正是党的語言政策在这两个部門（語法和修辞）的具体表現。可是就語言学界的現况來說，这两个部門并未能并肩前进，作等速度的發展。反映在具体事实上的，有两点必須注意：

第一，是在学术研究方面，無論是专家著作或是单篇論文，属于語法方面的在书目上或报刊上經常看到，研究的成績表现在語法体系的建立上和学术思想的批判上总之是發展的。研究修辞的在对比之下显

^① 见高尔基《論散文》。轉引自《馬克思主义与文艺》中。

得十分寂寥，不但专书少，单篇也少^①。

第二是在課程設置方面，高等学校中，語法修辞还有些是合并設置的，因为是合并設置，修辞知識就侧重在可以和語法規律相联系的某些部分，这样，修辞本身的目的性不能十分突出，因而談得也就不全面，更不能引起重視，使这門科学如量地得到发展。

党和政府领导的科学院語言研究所，已經注意到这个比較薄弱的环节，1955年“現代汉語规范問題学术會議”开始时，在罗常培、呂叔湘两位所长所作的报告里，已經提出了他們的看法；那就是說：“修辞学本身也是語言科学的一个重要部門，需要及时发展”^②。《中学汉語課本》也示范性地把“修辞”列为第六編，独立进行講授。在第六編的开始，首先揭示了“修辞的目的”和“修辞的要求”，这就显示出这个課程在高等学校里更有独立設置的必要。

现在，我們把修辞学的基础知識，在全部現代汉語課程中独立設置，我們的讲义也自成体系，叫作《修辞編》，既看重了它和詞汇、語法的不可分性，又看重了它的本身还有自己的目的和要求，必須全面講述，才能和科学研究相結合，达到“及时发展”的地步。無論在函授，在課堂講授，我們都正是这样做的。

第二节 修辞和有关学科

沒有一部語言学引論的书不曾說到語言科学的构成部分及其相互关系的問題。苏联 B. 茲維庚采夫为苏联国立大学拟定的《語言学教学大綱》上有一句話：“語言各部分的相互約制性是語言内部完整性的前提”^③。話是不多的，然而扼要的。現象与現象間的相互联系、相互

① 周定一同志說：“修辞学几乎成了絕学，很少人研究，大家似乎有点忘了这門学问在語言教育上的重要作用”，原題为《語言科学在党的领导下向前迈进》，載1957年9月号《中国語文》。

② 題目是《現代汉語规范問題》，載《語言研究》第一期第18頁。

③ 載1957年7月号《中国語文》。

依賴和相互制約^①，本來就是辯証法的基本特征之一。語言學是一個整體，各個分科為了深入地研究自己的中心內容，也分別占有自己的研究對象，這樣，就看得更清楚，積累又積累，形成了這一分科的特異性。可是分科與分科之間，它們彼此絕不是孤立的，沒有聯系的，相反，它們之間，正是在互相依賴中存在，正是在互相制約中使它們自身都不得不受另一方面的影響。如果認識到每一分科的特征，就更有可能認識到語言學還是一個整體。因為唯有認識到各部分現象互相滲透的道理，才能真正認識到語言學的完整性和不可分性。

就修辭學而言，我們已經講過，它必須廣泛地研究語言的許多方面，這正是說明了語言科學的完整性。在語言的許多方面，首先是詞匯和語法，其次是語音。此外邏輯學也有密切的關係。現在分別闡述如下：

第一、詞匯學。上面說過，“修辭”是一個動賓式的合成詞，其意義本來就等於“修詞”，因為“辭”就是“詞”的假借字。就作為一種語言科學說，我們誠然不能把修辭學的研究對象局限在詞匯方面，但是研究詞的用法，從調整語言的角度說，它確實應居于首要地位。我們在《詞匯編》里，象第二章的“簡稱”，第三章的“同義詞、反義詞、同音詞”，第四章的“文言詞、方言詞、外來詞、專門用語和成語的選用”，在結尾處都曾經有詳見或互見《現代漢語修辭編》的交代語，這充分見出它們之間的不可分性。詞又有感情色彩和文体色彩，（又譯作語體色彩），前者例如：“團結”和“勾結”，在修辭上有顯著的愛憎，彼此決不能通用；後者例如：“會話體、論文体、公文体、翻譯體”，其中用語，也很難通用于任何場合。最近蘇聯謝爾巴院士和維諾格拉陀夫院士把詞的感情色彩和文体色彩，都包括在“風格學”的研究對象之中。所以“文体色彩”，就是語言因素（詞）在交通機能上受到限制的問題，也就是詞的使用範圍的問題^②。王力先生說：“不管修辭學的定义怎么样，我們的語言教育中的修辭部

① “約制”又譯“制約”，作“制約”的較多。

② 詳見《語言學論叢》第一輯，“蘇聯學者關於風格學問題的討論”。

分應該解決這樣的兩個問題：第一是怎樣說的話才是最合邏輯，最生動，最有力量的話？第二是怎樣能利用不同的語言手段去最有效地適應不同的環境和不同的對象？關於第一個問題，應該研究歷代作家的語言表達方法；關於第二個問題，照我看來，應該首先調查各個階層和各種文化程度的人們的語言了解能力^①。這兩個問題，跟詞的使用範圍的問題，就有很大關係，因為在不同階層和不同文化程度間談到交際的障礙，除語音外，一般不是語法而是詞匯。根據以上所論述，詞匯學和修辭學，息息相通，雖然它們還是兩個學科，在研究目的上是不能合併的。

第二、語法學。人們的修辭工作，必須在用詞造句合乎語言結構的規律的基礎上進行，這是一段無可省略的根本功夫。因為修辭是表達上的事，如果人們在用詞造句上還不能合乎語言結構規律，也就是說，他說話和做文章還跟通順有一段距離。這樣，要想在這個極其脆弱的基础上，達到修辭要求，那就連“正確、清楚”都不能做到，根本就說不上“生動”和“有力”。所以修辭必須以語法為基礎，已成不容爭辯的定說。如果已有語法為基礎，先能做到“通”，然後再拿修辭標準要求自己，在不同語法形式上，也就是在具有同義形式的句子上，按照自己的表達目的，選用當前最合用的某種結構，叫具有共同性的語法規則在實踐上為你自己的修辭服務，這樣，你就能不止於做得“通”，並且還能做得“好”。我們學習語法，本是為了要求對自己的說話和作文能夠有所幫助的。僅求平平正正地做到“通”，其實還不能就算是用盡了語法規則的可能性。譬如語序一顛倒（例如“你怎麼了？”和“怎麼了，你？”），主語一變換（例如把通常句式改為被動式），就表達的語氣和重點說，就顯得大有差別，這樣就不止於做得“通”，並且還能做得“好”。所有這些，都可以說是語法形式給修辭以選用的基礎。再從發展觀點說，語法形式不止一樣，其中就有基於修辭的要求而發展出來的語法形式。就這一點說，語法修辭的關係就更見其緊密。可是我們要問一句：是不是語法和修辭

① 見王力“中國語言學的現狀及其存在的問題”載1957年8月8日《中國語文》。

就可以合并呢？那还是不可以的。因为，修辞的任务在于提高表达的效果，它不仅仅要求“通”。一个句子在組織形式上可以放它过去，很难断定它在詞汇意义上或是表达方法上，都可以沒有毛病。呂叔湘、朱德熙两位先生有下面几句话說得很扼要：

語法不是修辞学，它只管虛字的用法，一般有实在的意义的詞儿用得对不对，例如：“喝飯”的“喝”它是不管的。它只管句子的結構对不对，至于句子的灵巧或笨拙，干脆或囉嗦，它也不管的。例如“困难依然是有的，需要繼續进行努力才能予以克服”，这在修辞学上是不好的，“进行”和“予以”都可以取消，可是在語法上不能說是有什麼毛病。①

上面一段所說，都是修辞上的錯誤而不是語法上的錯誤，这就是它們的分水岭。至于进一步要求“好”，例如本章第一节所举“時間就是鋼鐵”和“美帝国主义就是紙老虎”之类，这些都是生动有力的表达，更不是单讲語法規則所能胜任的了。

第三、語音学。語音学研究語言的語音成分，“它和修辞的关系是有的，我們在第一章已經讲过“詞、句、声音，修辞工作者必須普遍地涉及到它們”。就声音說，譬如（一）有和諧的節奏利于誦讀，（二）有押韻的詞組或句子，既便于誦讀，又利于記憶，（三）有摹拟声音的形容詞，易于加深听者的印象，而（四）同音詞在修辞上的作用，我們也断断不能不重視。这些都为了从提高表达效果出发而借助于語音結構的。第一种情况例如毛主席为刘胡兰題句“生的偉大，死的光荣”，不但音节相当，声調的抑揚也配合得好；第二种情况，例如：打击反革命分子有“准、穩、狠”三字訣，还有象第一章举过的“吃飯吃饱、做活做了”，都是利用同韻的字。第三种情况例如：“嘩啦啦地飄”、“唧里咕嚕地叫”，其用处都在于摹拟声音；第四种情况，例如“以鋼为綱”，用“綱”这一个同音字，叫全民都牢記着这件事，也說明了一切重工业非鋼不办。这許多都是利用語音成分在語句中增加一些感性因素，使听者或讀者在感受上可以深

① 見《語法修辞講話》第一版，第5頁。